

台

學

統

台學統卷一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 高節上

氣節之學略分三宗曰高節隱逸之士也曰清節
廉直之儒也曰忠節極言敢諍致命遂志之君子
也清節之士嚴義利之辨忠節之士破生死之關
而高節之士則輕利而重死是以不願一時之榮
以嬰當世之文網遂甘槁餓山林而不悔耳然使
出而從政必能清心寡欲直諫敢言致命遂志以
成千古之名第自爲重而爲人輕故雖萬鍾之祿

千乘之位直徹履視之耳嗟乎士不首嚴義利之辨而能入聖賢之室者蓋未有也余故纂輯台學景慕前修特以氣節之士冠羣賢之首焉

徵士任次龍先生旭

晉書隱逸傳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

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尙隱遁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尙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

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

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於家

蔡按宗恐當作中益上文

郡中正乃一郡之中
正此則州太中正也

明帝紀太寧三年三月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
喜並爲博士

儒林虞喜傳太寧中旭與喜俱徵不就詔曰夫興化致
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
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
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
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

蔡按此卽太
寧三年詔也

赤城志任旭章安人字次龍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郡將

蔣秀請爲功曹嘗以秀不奉法苦諫不納謝去久之秀坐事被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惠帝元帝明帝時咸召不起咸和三年卒子琚位大宗正

大清一統志任旭字次龍章安人立操清修不染流俗舉孝廉除郎中固辭歸永康初惠帝博求清高之士太守仇馥薦旭辭疾不行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元明二帝屢徵不至

明葉良佩西谷記黃巖自古稱山水縣去縣西南十五里有松巖三仙奧晉任功曹旭之故阨也谿谷最奇三仙之陽曰西谷空明黃山人之別業在焉

按據此則任次龍故里在

今三童與宋上蔡謝侯自靈石徙居於此自號藥寮居
士明黃約別業在此名少白堂今藥山稠開諸邨任氏
最盛其殆次龍
之苗裔也與

一五卷一

藥寮堂刊

蔡按吾台之士國史有傳始於先生而志節高邁學
識通博亦必首推先生顧自先生至今一千五百餘
年雖地之相去未若鄒嶧之於洙泗而世之相後乃
若程朱之於孔孟遺文軼事放失不傳僅據晉書所
載考其平生十被召命始終高蹈矚然不緇蔣秀歎
爲眞人仇馥薦其貞潔馮懷請贈九列明帝詔書稱
其志操博學足以勵俗明道則其高風亮節已可概
見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先生有焉晁氏所謂有學有守去就之義潔出處之

分明君子之全德也謹取以冠吾台之士夫何閒然

張處士瀆

赤城志遺逸張瀆天台隱士喻覺贈詩有道高天子問
名重四方招之句王正白集亦有憶台州張處士詩

贈張瀆處士

毘陵喻覺坦之撰

露白覆棊宵林青讀易朝道高天子問名重四方招許
鶴歸華頂期僧過石橋雖然在京國心跡自逍遙

憶張處士

永豐王貞白有道撰

天台張處士詩句造元微古樂知音少名言與俗違山
風入松徑海月上巖扉畢世唯高臥無人說是非

喜張瀆及第

山陽趙嘏承祐撰

九轉丹成最上仙，青天暖日蹋雲軒。
春風賀喜無言語，排比花枝滿杏園。

贈張漬榜頭被駁落

趙嘏

莫向花前泣酒杯，謫仙依舊是仙才。
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蔡按揭趙嘏贈詩，則張漬曾登上第，旋被駁放，益自
此逍遙京國，終身不復應舉。故人以張處士稱之，赤
城志人之遺逸也，宜哉。

隱君呂原道先生逢時

赤城志呂逢時，仙居人，字原道，少受經於令陳公襄，邑
人知學自逢時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駙馬都尉錢景臻

師之欲奏以官辭後隱於白巖山羅提刑適舉以孝廉亦不就

宋元學案呂逢時字原道仙居人也古靈爲令首執弟子禮仙居人知學者自此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駙馬都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不受羅適以孝廉舉不就隱居白巖山終身

蔡按鄭獬字毅夫安陸人仁宗皇祐五年進士第一人宋史有傳

隱君林達本先生放

赤城志林放仙居人字達本元祐中將上禮部以親死廬墓側後築草堂於東山隱焉大觀中求入行縣欲以

放應詔放不擇去之二十里左譽銘其墓

宋故林君達本墓誌銘

臨海左譽與言撰錄九

元勳節錄

台州金石

太學生林君達本以高才力學爲友輩行所推許大觀三年冬譽歸自京師聞君以其年十一月卒其孤屬譽爲銘君諱放達本其字也世爲處之麗水人君以其祖二字擬補過台之仙居慕佳山水買田築室而家焉始爲仙居人少敏悟才智過人於文無所不工爲賢士大夫所推許親逝祿弗逮養乃謝去弗求仕遠近敬服得疾草遺訓百餘言享年五十有五配葉氏有賢德子男四人女四人孫男女各十人以政和元年葬於仙居縣開元鄉桐林之原有詩千首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君天姿俊

爽詩與字有唐人風元豐閒在太學與一時名士游後
廿年有同舍郎致身於政府者每以詢君君聞之終不
以爲意嗚呼士夫所守實不足以配名義不足以勝利
久矣觀君所爲有其實而配其名厚於義而薄於利及
卒之日家無長物庶幾古之得道者

遺詩二首

贈琴僧

霜林凋落雲影垂朔風獵獵鼓寒威偶來禪房訪虛寂
上人爲我彈金徽始叩角弦爲夾鍾草木發榮溫風希
再叩徵弦爲蕤賓陽光熾烈開林霏師文風操泯千載
忽聞遺音情依依乃知上人指元妙陰陽造化卻能移

上人所彈不在指我亦非於耳聽之霜天玉磬敲清曉
月夜秋聲動翠微彩鳳飛鳴太空上老龍臥吟滄海湄
乾坤雖大有封域此音瀾漫無邊涯金石雖堅有銷日
此音長久無盡時舉世紛紛愛箏竽寂寥古意誰能知
過門不是子期子慎弗汗漫調朱絲

東山高臥

三閒老屋青山幽清風灑灑寒颼颼脫巾坦腹臥其下
此身直與淵明儔老松飛翠落夏簟六月不暑涼於秋
人生百年一夢幻世閒萬事空悠悠一聲野鶴忽驚醒
山鑪活火茶煙浮

二徐先生

真定徐入行先生中行
溫節徐季節先生庭筠

宋史隱逸傳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爲之薦於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

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入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卯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旣免喪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尙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

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洞庭筠適應格所親
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亢祿無用既心
非之可躬蹈邪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
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
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
以居未嘗戚戚尤表爲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
歷訪舊游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
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遜稱之曰二徐先生
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
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
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

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赤城志徐庭筠黃巖人字季節父中行嘗舉八行中行死免喪不忍娶者十年秦丞相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曰今日豈歌頌時邪條其未足爲中興者有五且曰吾不忍欺君也郡縣屈主學後進師尊之後以累舉恩合得嶽祠庭筠曰吾嘗草封事言嶽廟冗祿無用心旣非之可躬蹈邪卒不就

棊按宋世士以所居著籍故八行始遷黃巖而陳箕窗作志卽以季節爲黃巖人後世或仍稱其原籍誤矣

台學源流徐真定名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幼入鄉校有

傳聲其父賢而知教比長遣之遠近求師因至京謁范
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
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已而聞胡安定講道
蘇湖而心慕之會其徒劉彝於邸舍得所授經熟讀精
思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一室竟日
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誦先聖書必冠帶開卷有會意
處錄諸壁而時玩味焉閉門卻掃歲或一出識與不識
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居父喪哀毀逾禮躬耕養母推
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遠近來學
者日益眾其爲教必自灑掃應對窮理修身以達乎治
國平天下俾循其序以不失其性而後已故其弟子仕

者多猶良處者亦修潔其友羅提刑適嘗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李守諤又以八行薦躬率僚吏安車禮遣終不就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先生每聞輒淚下於是去之黃巖盡毀所爲文變易冠服徜徉委羽山中樂其所自得者終身焉及卒門人尊之曰眞定先生陳忠肅公瓘錄其行事比之山陽徐仲車子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庭筠克世其學云

徐溫節名庭筠字季節眞定先生第三子自幼有高識服父訓師慕洛學讀書不事章句必體諸身終日危坐無情容夕不寢不脫巾旦必巾而後起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服闋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事無細大

必誠必敬接人無貴賤必和必恭與人言必依於仁義
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
贊不容口平生潛德粥粥若無能者嘗曰君子爲善無
媿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時秦檜當國科場試中興歌
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條其未足爲中興者五
見者尤之則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自是試輒不
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有詔舉人凡五上春官者與嶽
廟先生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則曰吾嘗草封事謂嶽廟
冗食無用雖不果上心旣非之可躬蹈耶乃深衣幅巾
放迹田里終身不復至城府傲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
憂邑長援洛人獻地康節故事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

沒官田宅之善者歸之皆笑而不願嘗詠竹有云未出
土時先有節便凌雲去也無心其風致可想見矣尤守
表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
感微疾及革語其子曰吾惟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
宜念之語畢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五門人尊之曰溫節
先生石南康子重誌其墓稱先生窮居海嶠無所師承
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可謂特立
獨行之君子矣淳熙閒晦菴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聞
其父子之賢特拜墓下大書以表曰有宋高士二徐先
生之墓又輓以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語由
是二先生之名益以重台學之盛實權輿於此云

宋元學案徐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嘗遊京師范忠宣公
賢之薦於司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他日不爲國
器必爲儒宗因福唐劉執中得執經於安定熟讀精思
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
室竟日危坐所造詣入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
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
教授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其爲教必自灑埽應對格
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
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部使者以遺逸薦
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曾親友
盡燬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陳忠肅瓘謫台

定交相善謂與山陽節孝徐積齊名稱爲八行先生

徐庭筠字季節臨海人八行先生子童丕有志行律身嚴毅居無惰容孝友天至旣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足爲中興者五忤主司意見黜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教迄爲名臣其學以誠敬爲主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卒朱文公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數巨徐句且大書表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節有守宋史稱徐氏詩書不絕者六世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略

沙縣陳瑾瑩中撰

赤城集

羅謫居台郡嘗往拜八行先生之門先生姓徐氏名中

行世爲臨海人父都使公

蔡按名爽

有遠識不事生產每樂

教孳幼遣就學鄉校已有雋聲聞安定胡公講道蘇湖

閒其徒各以經轉相傳授又使之遠游求師友淵源之

學先生至京都首謁范忠宣公一見賢之繼薦於司馬

文正公公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

必爲儒宗會福唐劉彝赴召得安定所授經館於梵舍

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

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凡誦先聖書必

爲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紙記錄黏於壁閒以備觀

省杜門卻掃歲或一出識與不識者皆知其爲安定後
學也祿未及養而都使公以疾卒先生純孝天通垢面
跣足廬墓三年甘露累降躬耕以事母母老齒髮不衰
以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而無後者十餘喪人嘉
其行誼與山陽徐仲車並稱累舉進士不第以明經教
授鄉邦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僦舍處之先生之所
以教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
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高第弟子仕者多循良處
者亦修潔台學之盛獲冠疇昔赤城羅適與先生爲莫
逆交元祐閒持節本路率部使者以遺逸薦諸朝且舉
代已官職其橐奏有高蹈正園沈淪草澤德行純茂孝

梯彭聞之語先生屢書力辭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太守李諤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借僚吏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黃巖一日會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橐悉付煨燼爾後服道衣戴華陽巾握青藜杖風晨月夕往來乎委羽洞天諸子以籃輿侍其後真有司馬子微之風忽有客謂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舉公今獲舉而退避求舉者固可罪也避舉者非要名乎先生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奚若律身治己直分內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是啟其鄉原之賊也吾且不忍沽一己之爵命以蠱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爲客慙謝而

退於戲賢矣哉。瓘元豐二年塵忝一第，經游宦塗，見賢
士大夫稱道先生不脫口，被謫此來，猶幸親炙，亦奚憾
焉。然先生高節足繼孺子，瓘之不肖，深有媿於仲舉先
生，不以穉卑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
癸巳，黃巖隱士左緯經臣哀詩訪瓘於寶城，方丈語及
大略，經臣勉瓘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公輔遽以
卽世告，瓘發緘慟絕，亟起爲之書，謹授介紹，俾藏之泮
宮，以詔來者作傳。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臨海石磬子重撰

赤城集十六

淳熙七年春正月，黃巖支汝續

按當作續彭椿年重修黃巖諸閩記鄉士支汝

續陳謙徐弗如陳緯深知其利病云云汝續季節弟子弗如季節之子也

踵門拜且泣曰：吾

邦不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世晚學後
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葬諸臨海明化鄉
梅谿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辱狀其行而幽
堂之銘願竊有請予嘗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
然若不可親卽之溫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
聞先生學日進德日崇而蹤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子
友也每趨郡輒爲子言與先生遊處狀子方將拏舟造
焉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揆不肖言不足以
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爲先生累則又不敢當旣而季和
數見徵於是敘而銘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曾祖
議祖爽世居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

羅公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徙黃巖先生幼
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輩行敬畏事父兄天至
居喪毀甚旣免喪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朋友強四
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愆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頌國有
司爭獻諛策間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
足以爲中興者五識者趨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
所守以求合郡延充學正以禮法率諸生邑大夫故提
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橐尤愛重之政事多所咨決尉
佗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貽
之公得論喜盡卻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
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封

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果卽削橐不以示人
尋有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嶽祠先生適應格
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閒言嶽廟冗祿無
用雖不達可躬蹈之邪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跡
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表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
意先生年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
幾月歸感微疾革敕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
進藥卽自力起坐神氣瑩徹目光炯然手納藥未竟曰
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
弗如弗爲弗君按當作居弗思弗思蚤卒女三嫁章化鵬牟
逃牟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

飾服食器用專取朴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臥必登牀而後脫巾旦則巾而後起終日危坐不敲側口無戲言不祠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以拜不焚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讀書不治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自警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歎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以濟人之急其於族婣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凡六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輒解衣遺之不問姓名儻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

地於邵康節先生之說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以歸之先生皆笑不願晚歲諸子始葺居同

嶼屋纔數閒而先生以爲過其欲名其房曰佚我

按此本莊

子佚我以老意嘗曰君子爲善欲無媿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

故平生潛德絕口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外粥粥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寧無過晚而自覺其庶矣乎吾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季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薰陶漸染之助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其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銘曰天之生民厥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

先視彼窗壁無非格言處已接人有權有度我躬則否
我心則豫既壽且康聲問日隆謂天難知而報亦豐梅
谿之原先生之竊過者斂容千載無替

跋徐季節文

杜範儀甫撰

清獻集十七

余祖父及鄉族先輩皆季節先生弟子余幼時已聞其
篤行雅言雖酬對俗語莫非師訓至今傳誦以相警厲
今其遺文僅數篇讀之使人懍懍有生氣嗟乎盈天地
閒皆實理也理不實則隳事不實則壞人不實則危公
之文公之實也知公之爲重者可不擴其實而步趨之
哉不然崇而銜之夫奚益嘉熙戊戌夏六月六日里人

杜範書

徐季節遺詩一首

詠竹 赤城詩集

不論臺閣與山林愛爾豈惟千畝陰
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雲去也無心
葛陂殆與龍俱化嶰谷聊同鳳一吟
月朗風清良夜永可憐王子獨知音

輓詩

輓徐季節先生二首

餘姚孫應時季和撰

獨湖集

語言平淡骨清癯誰似黃山一老徐
眼底不知人富貴腹中唯有古詩書
平生義薄雲天上日暮家無擔石儲
試問台人君識否此翁原不事名譽

年過八十更精神佚我房中自在身
檢點欺心無一髮

薰涵和氣似三春莫疑見識驚流俗自是淵源到古人
前輩凋零公又往哀哀令我涕沾巾

徐季節輓詩

四明樓翰大防撰 致婉集

公府推徐穉山陽薦仲車盛時遺此老沒世竟窮廬行
道嗟無命傳家幸有書魯山終不識撫卷倍欷歔

輓徐季節先生

黃巖趙師淵幾道撰 三台文獻

夫子家聲遠淵源學問醞蓋棺終野服築室半朝紳黯
淡梅谿月蕭條柏隴春鶴鶴相向哭末路更誰親

輓徐季節先生

黃巖丁希亮少詹撰 方城遺獻

何用青錢選難尋白璧瑕布衣終一世環堵儻爲家節
重入深慕名尊老更加蒼天果何意不使鎮浮華

題蔡先德墓

新安朱子

天台續集

道學傳中告東甌說三徐門清一壺水家富五車書但
喜書戲在何愁白屋居我來君已逝揮淚表丘墟

雜紀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臨海陳耆卿壽老撰
赤城集八節錄

三賢正蔡龍泉兩先生入行徐先生也兩先生天下師
之非三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三鄉者黃巖推八行八行
從安定胡公學爲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遜德正
園者行里閭嘗兩以應詔臥不起故黃巖之稱前輩者
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趙令汝駟始
祠於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上

蔡之學益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孟氏八行之學
出安定亦宗孔孟氏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益同歸矣
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心與書並也故
兩先生信天平之師矣而八行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
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
名良佐龍泉葉氏名適八行名中行子庭筠亦以孝著
號三高生來孫曰升世其學董其祠之役且奉令之命
求予文者也

送余國元遠行詩序

黃巖潘從善擇可撰
赤城後集一節錄

友火余國元氏別余將遠行曰吾徐出也徐之先在宋
崇寧間有若真定溫節二先生父子相繼俱以行誼爲

時聞人文公朱子行部至台竇往拜其墓有詩曰道學
傳千古東甌說二徐西山真文忠公亦曰二徐先生視
山陽節孝殆無可媿而父子相繼則爲過之祠列鄉校
事載國史其取重當時有若此者吾黨之士所熟知也
天不憖遺其後今乃斬焉無緒而其家所輯世錄及其
遺像猶幸吾母氏寶而存之使自我而湮沒焉非所以
崇表先德其獲罪也滋大吾爲此懼將持以求當世立
言之君子發其幽光以照映史傳而粉墨之久將零落
漫漶不可知得善貌人者傳其似以託不朽庶以成母
氏之志焉爾

二徐先生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

湖學未興孰啟伊洛遠矣我台公奮以作精思實踐爲君子儒人曰我公安定之徒公雖布衣不忘當世或憤以憂痛哭流涕安車在門入行有科公謝不起鎮此頽波維公有子是國溫節特立以行克邁先烈白首儻居以困爲榮不受祠祿不領中興東甌正徐道學千古考亭大書奚啻袞黼高山峨峨大江沄沄孰謂公沒不在斯文

蔡謹按言台學者必首二徐七百年來無異議矣蓋二先生之所得力唯在不欺心一言而語其所至殆猶在善人有恆之閒乎顧雖精微廣大不及伊雒諸儒而海嶠窮居師承無自乃能抗心希古特立獨行

爲趙杜諸賢導其先路固非豪傑之士不能也台學之首直徐也宜哉

隱君趙十朋先生占龜

赤城志趙占龜黃巖人字十朋志向超卓與石尚書公弼李參政光爲內外兄弟二公貴無隻字相通其介如此家有軒面植雙檜呼爲檜隱士而自號木公居士宣和寇亂動以火攻獨於是軒相戒無敢犯

乾隆黃巖志趙占龜字十朋志向超卓與石尚書公弼李參政光爲內外兄弟二公貴顯附託者眾占龜獨無隻字與通及公弼謫居讐怨滿前人絕口不敢道石氏獨占龜閒關相從異於疇昔家有軒面雙檜人呼爲雙

檜隱士自號木公居士宣和寇亂動以火攻室廬獨相

戒無敢犯是軒子餘慶有父風

按餘慶字廣叟乾道八年特科長谿縣丞

舊志論曰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衰於武安人情薄亦久矣斯翟公所以書門也趙木公獨不然柄權而避失勢而親可爲鄙夫之砭矣

王忠文公集

樂清王十朋著

黃巖趙十朋賢士也有詩云四枚

豚犬教知書二頃良田儘有餘魯酒三杯棊一局客來
渾不問親疏子亦有東皋二頃兩子皆學讀書客至弈
棊飲酒遂用趙君詩意成一絕薄有田園種斗升兩兒
傳授讀書鐙客來一局三杯酒王十朋如趙十朋

杜清獻公文集

黃巖杜範著

跋趙十朋文集余自幼聞趙公

父子之賢恨不及識今幸見其遺文猶可想其飄逸不
羣之韻然公之文尙多一散於狂寇之虐再散於暴文
作權臣之暴今其所有十無一二何造物者不惟窮其身
而且隄其文也嘗聞石李二公爲內外兄弟方其在朝
聲燄赫弈而公隻字不通至石公謫居乃相從不厭古
之爲士者其自重蓋若此公之身雖窮其氣不可屈文
雖隄而風節磊磊至今猶在撫遺編而若見其人固不
在翰墨間

隱君王大田先生象祖

赤城新志王象祖字德父臨海人學遂行高闔門不入
城府守令願見不可得常惻然有憂當世意眞文忠公

極重之嘗寄書與真謂救時當法孔子不止法孟子有
故人作相德父已寢疾猶稟數千言規正之及公不及
私時論以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比之則其文行可見
矣世稱大田先生

宋元學案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於水心水心所謂
塵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陳篋窗亦畏之非
有所見不下筆吳荆谿而下蔑如也和厚嚴重學遂行
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真文忠公德秀極重之有故人作
相先生已寢疾猶稟數千言規正之其憫時憂世之心
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云先生頗不喜
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皋夔周召佐中古蕭曹房杜興

漢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甫一派議論不盡本於水心也

大田先生墓誌

臨海吳子良明輔撰 赤城集

至德父既沒余爲敘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勉

原作勸依

後文改

復以銘爲請嘻敘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美

鄰幾者余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父

之賢耳熟蓋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

公按後文當作李公蓋即李

宗勉嘗知台州

之重客貧窗陳公之畏友也他日會之貧窗所

樸厚嚴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晚出辱交焉自是歲必

一再詣詣必盡日留聽其言出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

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蘊異同領挈珠貫海湧

而嶽立也閒出所著一讀恍眩不可知再讀驚喜而猶疑三四讀乃始疑焉會豁焉通吻膏舌腴淪浹肌髓益其思也苦故其入愈奧其見也獨故其出愈奇噫是真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德父有重膇疾一室黯黹纔丈餘家具左右偪塞若悶悶不能出氣而德父終歲處之安然余亦盡日對之欣然也值其疾少閒侶行田閒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茅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德父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獨以見達官爲恥以對俗子爲無味以入城市爲不得已以非義之獲爲泥爲滓自試禮部歸卽謝舉門不入郡博士倚以糾郡庠故

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就太守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
遠近宿儒新俊聞風慕重不但稱學正以其居大田又
稱之曰大田王先生云噫何必蘇明允龐德公之流耶
然德父雖閉關每惻然有憂當世意而慨然談當世事
真公之在建安藉余寄聲德父德父因貽書勉以救時
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既相素厚德父者也德父
疾已侵橐數千言規正之及公不及私何必龐德公魯
仲連之流也余不足以知之矣德父名象祖家世著臨
海祖衛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爲校書郎父應之豪邁
博習徧交乾瀆諸老贈承議郎妻陳氏男勉勤女長
適李宗次先卒孫男五歿於嘉熙三年四月晦年七十

六葬於淳祐元年某月某日墓在重暉鄉三阮山銘曰
夜光出屋天不我匱連城幾何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
獻不哭亦不別我足全而歸之賁林谷

上太田王先生書

黃巖車若水清臣撰

三言文獻

天授才於人不必與位期也然必與位兼而後才始
名位苟適均高下在才苟適均高下在位閭巷之窮
吟泉石之孤嘯友朋之清詠近不出鄉黨遠不踰州里
而朝廷搢紳天子眎睐大臣敬憚新賓舊僚百口美善
辭語脫筆則朝閣省而暮天下蓋登高而招與引領跋
足於牆陰者所居之地相遠也雖然位而後名固也天
至遂無來位而名者乎孔子孟子皇皇於春秋戰國時

時君不能用或暫用而輒棄然時君不孔孟當時天下
孔孟也後世至今孔孟也名豈囿於位哉孔孟不可思
矣本朝老泉以布衣來自萬里蜀一時名人自韓歐皆
下之歐稱其似荀子韓以其文章議論追典誥極皇王
片言斷句人到於今誦之此亦無位而名者也世固有
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者僕猶疑老泉之名曷爲尙假於
韓歐之位也先生之文簡嚴沈遂實似老泉雖規模不
踐而氣象實侔先生身不能於位薦而稱者又不能如
韓歐之位宜若失步牆陰引領跂足見不見者未之必
也而大田之濱袂牽贊接分求一言分當墨藩未乾已
實客袖得者自賀未得者謂奚獨後予遠且彌見乃不

異於高而招者今之荷世大名漫塘鶴山篔窗數先生
掬指可計而先生之名則布衣於其中況數先生名溢
於位非位而後名也位而名者已不敢望今以不位參
之則又不止無異於高而招者矣嗚呼僕今而後知天
下無歐陽不能使天下無老泉也老泉之遇老泉之不
幸爾先生非有老泉之遇而名曷嘗不老泉哉且位而
名易也而位者尚不能皆名不位而名難也而乃與名
之大者偕其名則難不愈難乎惟其愈難故老泉以後
寥寥雖然同此不位而名也其文則同此簡嚴沈邃也
而老泉本於戰國先生本於春秋所以簡嚴沈邃者不
同矣僕受才最涼位非吾能也名非吾事也而少學春

秋者也願聞春秋之所以簡嚴沈遂者

遺文

答車清臣書

三台文獻十四

象祖衰老無聞剝落無似一身器具皆不受役獨此心
之乍明乍滅者餘儘如毛思得俊偉特起之朋友熏沐
而端坐之藉其緒餘興枯朽而快晚暮望之甚拳拳也
故有文常恐其不及見及見常恐其不果見使及見而
果見千里之外猶聳敬之矧積慶種德鍾於故舊交游
之若子若孫乎瞻遠猷於標格聽偉論於古今則爲孫
賀祖爲子賀父不但興枯朽而快晚暮也有此良際志
未及償而高文傑作疊疊加惠前施未報繼施益隆其

詞嚴其氣振其道充明而新清而健可追古作非瑣瑣庸庸形模影描掇彼拾此竊彷彿而釣名稱者比也茅廬敗案鮮此光燿然以元祐諸君子及老泉先生見昇扶山家之老嫗而粉黛塗澤之俾廁於佳麗之尾太非其倫見者嗤矣若曰借譽者多躡等恕老者或假寵人貴自知不敢當也文字之趨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秦陳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臣巨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業而非文藝惟水心擅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升堂孰非入室晚得陳篋窗而授之柄今篋窗之門亦夥矣可授者可數也人才之續絕天運之盈虧也斯文之隆替國家之治

忽也前者隻出後者邈然則識者懼矣鄉邦之彥嘲風
露而寫光景借比興而盜離騷句吟字鍊豈無一得而
與之讀檀弓談左傳評國語及史遷賈誼揚雄韓柳歐
蘇之作求其一言之幾乎道莫得也吾友機杼自得規
模自成塵埃埽盡骨肉勻好驥子墮地氣已千里喬松
著根幹先擎空盡其力滋其本則過都越國聳壑昂霄
竝可俟也篋窗謂高文清似毛澤民僕謂清而且健清
而且健者清而不淺清而不枯之謂也春秋方來日月
富有心思日力極其所至澤民不足比也隘軒老人晨
夕在懷古人謂百年能幾見謂未百年可期也今皆將
八九十矣庸可遲乎行當問津望發其葩華以映枯蘂

傾其膏沐以溼瓶罄則不但爲孫賀祖爲子賀父又將
爲善類賀斯文也春秋之喻少習今老徒工於經不工
於時既不足爲人言不工於已豈工於人又足爲吾友
云乎

重修子城記

赤城集一

子城東自鼓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職官廳歷玉霄亭
入於州之後山西自鼓樓介於內外班之間

內外班錢氏有國時

子弟爲守親兵所居也

而長於內外班曲而爲洞門又曲而依於

大城今越帥徽猷郎中葉公之再造台邦日以修城之
餘功修之也初子城堙於鬪鬪蝕於民居寢侵寢削而
又乘以巨浸剝落無幾乃出遺址展閭巷定丈數立表

識器利用備築之登登甓之稜稜或帶之抱或翼之展
或繩之直物采炳耀威儀章嚴侯度改觀矣既成將筆
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
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既纜諸珉矣因大城而及其微
不書未缺典也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爲丈二千四百有
奇州後北山城爲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
有六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大城增高加厚挺
高斷深邊江蹙水包出越谷其用物也洪矣其取功也
多矣子城量材數力曾不能五十之一也大城水際每
降江潮互凝舂撞無時傾圯有自不遠其防曷善其後
於是爲長隄一千四百丈以捍城足涉江之西有盤石

潮汐上下翻濤攻擣長隄復慮其難恃乃撤椿於江深
踰二丈累石於椿結成三疊復以捍隄以牛練土以水
試滲萬杵同力百材共良門關如鐵雉堞可彌發掘所
至監紹定之水力功物可施增至和之人謀精神心思
盡於此城而子城因平地施版築費公之規畫曾不能
百之一也若何而筆嗟夫談曷其易郡國之立城郭惟
重重則俱重孰爲彼此魯城中城春秋屢書鄭郭之入
說者謂郭者郭也內必有城矣然則城有分於內外無
分於輕重明也且作者必紀以有俟也紀而獲傳以有
考也有千年之州治必有千年之保障並存竝久一成
不隳豈非厚幸而城復於隍泰必有否山附於地剝乃

先復變與時會不能無也然否終歸於泰剝必繼以復者以前作後述有傳有考書契所以有功於天下也自慶厯至紹定浩浩蕩蕩幾二百年而載見豈數乎事之方殷乎里一壑槽不可究有一儒生茫搜遺迹得蘇君茂齡修城記於倅廳面壁之剝碑模以片紙如獲千金數而不是證則子城與郡咸休存片石於樓側之隙地公之功固多矣數而或有證則隙地所存片石可考功不又多乎故子城之記書之詳辭之復於公之功巨細不遺以俟後人雖獲罪於或者之論不辭也公名棠字次魏乾道丞相之孫詳見於生祠記

浙東提舉葉侯生祠記 赤城集十

紹定二年台郡夏旱秋潦九月乙丑朔復雨丙寅加驟
手卯天台仙居水自西來海自南溢俱會於城下防者
不戒襲朝天門大翻枯蒼門城以入雜決崇獻門側城
而出平地高丈有七尺死人民踰二萬凡物之蔽江塞
港入於海者三日癸酉前邦君令本路倉使葉公聞變
馳來朝廷以公得台民心因命當天災以續民命至則
陵谷反易城市爲沙礫之墟亡者疊腐存者改形爲之
大戚迺賂貪夫以收遺骸募卒伍以出途巷嚴冥錄以
靖冤妖籍戶口頒錢米助畚築弛徵榷閭租賦以請命
求利害以盡人言問疾苦以通下情日以所見奏所未
聞且乞大賜予以造一邦會趙守得祠併以郡屬公事

顯言益切先民而慮後民而發亟請不倦得旨征榷子
一年凡官錢皆如之秋租減其七明年夏賦捐其半頒
錢米以振卹城築者合楮斛幾百萬初倉廩蕩於波濤
遺木腐於泥潦人心惶怖公移粟於近告糴於遠勸商
賈通有無憂在不繼及聖澤溥博憂在奉行內選郡僚
外求寓公寓公各自擇其鄉之堪其事者并書吏省文
書災傷以輕重爲差州郭重於諸縣臨海重於天台仙
居天台仙居重於寧海黃巖重者數倍輕者必稱必均
各競於善而惠無不實日有粥月有給疾疫有藥死亡
有棺瘞瘠獨孩幼者有養始於季秋畢於季夏台郡無
前聞也水先壞門遂加堅爲深結深爲洞門三其限以

受版石穴其防以爲限多門多罅水多衝栝蒼故塞栝
蒼門栝蒼無罅水必犇豐泰併塞豐泰門患江之齧外
爲長隄以護城足患水之衝內爲高臺以助城力城崇
舊二尺厚舊三尺埋深以固阨開疊以廣基器利材良
土密工練展民居除惡壤暮穴其築以受水詰朝水不
耗方止築三分其城新築者一補築者一餘環而高厚
登覽之如一也轟然偉觀可竝邊城又通利河渠疏整
溝闢堅闢裏城修郡庠復賓館新浮梁廣養濟作雄樓
於臺上以壓江勢存民立邦盡能事矣而志慮已周猶
懼未徧民情大感尙憂不滿哀矜惻怛常若不足此情
此念天實臨之邦人豈無人心哉歲旣告登功又告成

起妙勝院之廢而闢其堂肖公德容飲食必祝焉妙勝
朝天門之通衢也於水之入表功之成也嗟夫天豈無
變賴其生賢天將示變必先用賢先水一年民德公甚
聞水之日公急民憂天意人謀豈躉合哉變之方殷除
骸盡五日之令催科立一月之期苛暴不忍其昏墊而
殘羸慰安者侍公一身耳事之未定疫亡枕藉蠶麥大
荒訛言足以興攘敝而疆梁安息者感公一心耳茫茫
垂盡駸駸甦醒匪身奚子匪子奚孫身不可忘子孫尙
可忘乎又有大者水患自慶厯至今幾二百年而再見
天無數則已天果有數則公之爲則於後者豈止今哉
慶厯之築至和始定宣和方寇之變其徒顛沛於此城

者至和之築也聖人不畏多難公之爲備於後者豈止
水哉齊威存亡風有木瓜魯僖復宇頌存闕宮豐功盛
忝感歎不足不足必聲之成音也公名棠字次魏仙游
大乾道丞相正簡公之孫歌曰天生賢哲兮拯災扶危
渺渺千里兮誰其惠來存亡續絕兮父母提攜何以報
之兮卜此招提巾山崇崇公名兮穹窿西江溶溶公壽
兮無窮昔元章簡公兮慶厓當此公聿似之歸輔天子
公皇祖正簡公兮乾道秉政公其繩之再顯紹定自今
歲時兮公顏必紅一笑語人兮台民報功報功永存台
民子子孫孫子孫有知視此豐碑

壽台樓賦

牛序

赤城集十誤作記

倉使寶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栝蒼之上

仰考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長久爲民之意無

窮也又明年紹定辛卯

四年也舊作己卯誤

五月丁亥與寶彥落

之郡人王象祖與焉賦曰偉天台之宅國兮聚神秀於

山川環千岑而拱揖兮會三江之蜿蜒卽長虹之霞采

兮罩蒼龍之雲煙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潰颯

風作而南溢兮潢潦湊而西匯駭聞見於恍惚兮忙運

掉於不戒襲其虛而頽其弊兮擣崇墉如灘瀨帝哀民

而求其欲兮欲莫如舊之求今赤子而昔父母兮奪襁

褓於橫流孰宜先而尙敏兮孰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

內外兮台二急而交修侈舊雉於加倍兮作新意於危

樓嗟洪濤之懷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
兮委天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于齡之不可保
瞻昊天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星非上台之主壽兮亦
豈不福乎此城插穹蒼而上引兮光下屬而熒熒鎮流
峙於高卑兮安反側於常經曩人物之顛錯兮今萬壑
之順序曷陵谷之變遷兮有既平之水土道待人而後
行兮天亦何求其故處功成而不自足兮參泰階之軌
度噫變化之難謀兮嘉剝復之有常娛寶彥於觴豆兮
易勞佚於弛張放吾目於萬有兮收吾耳於宮商駢城
隄之士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驚吾土之有此兮綴履舄
之末光詠黃樓之騷雅兮爭日星之煒煌齊彭城於丹

正兮美哲人之相望匪登高之能賦兮鋪盛德於難陳
彼此一時兮尙懷遠於蘇與秦

赤城三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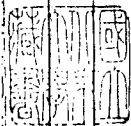
赤城集十八

見詞章林表民遺書下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確諸小
序凜凜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尙矣其友林君表民
與修焉而林君又爲續志紹定己丑郡陷於水倉使寶
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復俾爲三志博雅考訂有源有
委非斯人不可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
十載而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
築建立不略乎予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略之嫌也今
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之史歟大水以

災書城邢城楚邱以存亡書新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
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
不可遺也三之何害又問人物有志合天下之母育於
吾邦之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於京師過我猶
書況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咸謂郡
無前聞爾有老父指暗壁浸宇示子孫曰慶厯五年有
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
於倅聽壁之刑碑書城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
字畫有考則老父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
可憾焉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
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厯必復之責屬之外臺當時

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絳又爲之守今一人任
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
今之恨昔也林君又立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
遺意皆郡國圖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
矣



台學統一氣節上

三五
大典鈔
嘉業堂刊

台學統卷一

台學統卷二

黃巖王

蔡

吳興劉承幹

氣節之學二 高節中

六松留徽之先生起猷

赤城新志呂徽之號六松仙居人博學能詩文宋亡深
晦不住居萬山中以耕漁自給一日大雪出易穀於富
家聞其分韻作雪詩有得滕字者苦吟不就不覺失笑
主人怪焉延之入縱筆立成有鴛鴦聲亂功收蔡蛺蝶
飛來妙過滕之句眾皆歎服問其姓名不答留之不可
得惠之穀怒曰我豈受不義之財者必易之卽刺船而

去其剛介自晦如此

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起猷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
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
宗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
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
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
右詰之先生初不言眾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
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
意舉滕王蛺蝶事耳眾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
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眾以藤
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

閒二鼠啗枯藤驚鵝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
請和墨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
地尙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
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
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
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
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
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
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
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微之
先生何在答曰在谿上捕魚始知眞爲先生矣至彼果

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谿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
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
至途夜黑不復於行暫憩於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
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
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
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
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
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
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
尙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
之

遺詩 安洲詩錄

題畫梅贈黃君

黃君畫梅天下奇，
枝枝筆底如龍飛。
榦盤屈曲蒼苔古，

老樹頃刻生光輝。
婆娑月下弄清影，
在在幽香襲詩境。

此地從無車馬塵，
閒關翠禽唳夢冷。
風雅遺聞仙居隱士呂徽之起猷好

筆墨遊戲題畫梅，
一作乃訪其友黃君。
枝幹外出獨妻

在家因戲題其壁上畫詩，
中每句首藏一字，
乃黃枝榦

老婆在此閒八字也

春
前谿水泮綠生波好，
雨催花向曉過宿酒未醒，
眠未起

半窗紅日鳥聲多

夏

竹几藤牀石硯屏薰風簾幙篆煙清空階數點黃梅雨
添得芭蕉綠滿庭

秋

商聲早已到梧桐夜氣生涼湛碧空閒倚小窗待明月
紫簫吹徹木樨風

冬

斗室蕭蕭日晏眠疏狂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心記
看到梅花又一年

千松圖

五百居東五百西枝枝葉葉壓雲低自從老鶴歸來後
不許閒禽雜亂噓

守犬限井字

風恬月朗眠花影更不敲門門恰靜何事猛然吠一聲
有人來汲門前井

壺蜂

限橋字

長日融和舞細腰誰家庭院不相招江皋二月斜風急
拌逐飛花過短橋

紅梅

限牛字

疏影離奇色更柔誰將紅粉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
錯認桃林欲放牛

綠萍

限梁字

密密縣縣滿草塘元作不容紅日下滄浪卻因風掃沾

泥土燕子銜來吐畫梁

一瓢翁秀卿先生森

赤城新志翁森字秀卿仙居人隱居教授取文公白鹿洞學規以爲訓從游者前後至八百餘人有一瓢彙行於世

安洲詩錄翁森字秀卿號一瓢進士從虎弟也隱居博學從游甚眾俗呼爲書癩又號此廬先生與陳剛中善後陳奉使四川屏騶從葛衣造之森迎而笑曰斯吾昔日剛中乎促膝劇談而別著一瓢集不傳存者唯梅花詩百首今與林達本呂起猷祀三處士祠

風雅遺聞朱紫陽翁秀卿皆有四時讀書樂詩綠滿窗

前草不除秀卿句也花落花開總不知紫陽語也意致相做格調全別秀卿名森元初仙居高士詩載郡乘世多訛爲朱子作

安州鄉學記

臨海陳孚剛中撰

赤城後集四

鄉有學古也古方里而井自王畿以及郊遂皆立之學王之元子暨庶人皆學焉學之要求放心而已今子翁子其猶行古之道歟初余少卽與翁子游相好也壯而行四方皇皇然三十載歸始聞翁子之鄉學喜而往之踵其藩其植秩然升其著其琴琅然履其輿其籍秩然旣而諸生魚貫以登逢衣大帶俛伏罄折其容肅然其氣充然退而絃誦之聲隱隱若金石然於是知翁子之

學信其爲古之學也則進諸生而勸之曰吾臣子知學
之要乎心者萬理之宗也其初善也天性括於氣棘於
欲勞於意若墮埴之途而不知覺故於師而學焉學者
收其放而存其良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
廣太未嘗一息閒也予與而師孜孜汲汲窮日夕之力
若飲食起居不可須臾離豈有他哉誠以修齊治平自
正心始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實生民之命天地之經也
江以南台之學嘗盛矣異時幕門圭竇無弦誦聲人以
不儒爲恥今則異於是父命其子兄命其弟曰無科目
矣士不可卿相矣儒固秋之簞冬之綈也奚以學爲於
是素封之家蓄資鉅萬有論語不讀者其子若弟健則

爲隴斷之賤丈夫猶則爲府史里胥城旦之役而已否
則免園之策蚩詒之符蓋朝於斯而夕腹果然何爲簞
瓢若是餒乎人乃以儒爲恥噫俗之弊陋一至此哉何
不爲鬼爲蜮鱗介而鬚眉之耶夫心吾之心也學以存
心亦吾之學也豈以有科目則學無科目則不學哉吾
之心善則舜利則跖念則聖不念則狂今以口腹之饜
耳目之溺取其與天地同體周流廣大者斲而狹之曰
趨於鬼域而莫知返誰之咎歟吾行四方三十載蓋嘗
近天子之光職太史氏見朝廷所以嘉惠多士甚厚召
南之風被於朔易畿之內三雍歸然搢紳鼓篋以萬數
郊遂皆立之學而獨駭夫江之南台之鄉之無學也猶

幸翁子之鄉之有學也二三子絃於斯誦於斯亦思一
夫之心天地之心也當收其放而存其良知舜跖之分
在義利之閒而念不念聖狂系焉從而師若友講明問
辨默而存之擴而充之本一心之妙極於天地萬物之
變化則人事日以明天理日以融居家孝弟之效成在
鄉禮讓之俗興使終身窮約庸何損仕而立乎朝則堯
舜其君堯舜其民皆分內事也於我何加焉若以無科
目而不學焉夫健則爲橐斷之賤丈夫猾則爲府史里
胥城旦之役又賤則爲蚩訟之符免園之策曰姑果其
腹者此謂失其心哉翁子將曰非吾徒當斥之大門之
外

遺詩

寄陳古堂

按陳天瑞字德修號古堂臨海人師事王魯齋又號南邨逸者二首其二補後

往來幾興亡今古一天地而人生其中云胡不自貴渺
子寸心孤浩發千載喟殘夜抱遺編青鐙照無寐

柬陳南園

自昔賢哲士遭運每多屯世途自屈曲難揉胸輪囷中
夜起太息所憂非賤貧相望各努力勛哉追古人
送行可和尚遊雁宕山

靈運平生屐如何一瘦藤夕陽紅葉寺秋雨白頭僧閱
世三兵火傳心幾佛鐙詎羅還記我曾向此山登

詩錄家作

心中作山

春暮卽事

曉鶻春已暮徒倚念流光雨漲谿春急山晴火種忙尋
芳知興淺懷遠覺愁長兩月無來客青苔滿石牀

夏日書懷

按詩意似贈僧之詞且非夏日也題誤

孤坐衲蒙頭巖扉花竹幽山明雲罷雨天迴月懸秋煮
茗猿分飲藏蔬鼠或偷道人方睡去夢入五臺遊

過天台

落日千山外悠然一望賒黃檀六七里綠竹兩三家幽
步窺殘雪孤愁入遠霞今宵何處宿茆店有梅花

寄懷呂六松

西風吹薄暝萬葉賦秋聲高鵠雲邊小孤蟬雨後清年

光淒短思世態重離情石壁滄浪闊休寒白鷺盟

詩錄
蟬痕
作

作汎

方巖次李學補韻

散策松邊寺無心任去留山昏雲欲暝地迴月涵秋細
響鳥驚樹孤吟僧倚樓重陽明日是又作十天遊

山齋偶書

春風桃灼灼秋雨黍離離眼底千年事空山獨坐時

題陶淵明臨流賦詩圖

閒居淡無悰臨流忽有得平生詩外心灘上一鷗白
屋頭梅開一蕊

寂寞茆齋下孤梅一蕊開無人知此意日暮繞蒼苔

訪古邨王彥高不值留竹間

西風吹起一襟秋
遙度前邨訪子猷
不見子猷空倚竹
此心猶爲此君留

訪朱道士不遇題山扉

閒來松下扣仙家
惟見山扉掩碧霞
步繞籬根霜屨滑
已將心事語黃花

海門道中宿田家

煙浦偶同漁父渡
竹籬愛宿野人家
悠然此夜得眞領
隴月初生梅始華

宿山中田家

敲坐頽簷醉濁醪
松油燒盡夜蕭騷
兒童十歲能吹笛

嘹亮一聲山月高

以上三台文獻

寄陳古堂

其二

懷沈月千里開門秋
一林徘徊不得寐
對此石上琴山
亦有真領寥寥本
無音寄語子鍾子
須知琴外心
次古堂歲寒雜書韻

清新如修竹月露洗琅玕
愛之不能舍一日三四看
伊人偉識量文字餘波瀾
出處早見機在漢申屠蟠
風雨江邨暮門掩孤鋌寒
所抱寸心在千載重不刊
滿前熾孫子已足遺以安
會當驂白鹿華頂煉還丹

吳烈女

士習與世換一墮不自持
寧如二女子至性不自移
人

之能爲人所懼大節虧吾父死汝手吾身豈汝隨匪云
全我節義合同其歸空山雨流血白日寒無輝女子有
是哉道旁爲嗟咨北風凋萬類始見青松枝有女焯其
行發潛可無詩死其身不顧身後遑所知傷心復傷心
風味日以漓寄語讀書者曷不媿於斯

四時讀書樂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
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華老人生唯有讀書好
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新竹壓簷桑四圍小齋幽敞明朱曦晝長吟罷蟬鳴樹
夜深燼落螢入幃北窗高臥羲皇侶只今素稔讀書趣

讀書之樂樂無窮援琴一曲來薰風

昨夜庭前葉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
蕭然萬籟涵虛清近牀賴有短檠在及此讀書功更倍
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木落水盡干崖枯迥然吾亦見眞吾坐對韋編鐙動壁
高歌夜半雪壓廬地鑪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稱讀書者
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按此四詩世多訛爲朱子作赤城詩集又以爲呂徽
之作皆非也 國朝道光甲申大考詩題昨夜庭前
葉有聲一等四名戚人鏡有句云高閣讀書懷永叔
空山寫景記翁森

采桑

采桑子采桑子朝去采桑日已曙暮去采桑雲欲雨桑
葉鬱茂寒露眉桑枝屈曲勾破衣大婦年年憂蠶餓小
婦忙忙催葉歸東鄰女對西鄰道蠶眠蠶起較遲早已
覺官吏促早繰新絲二月已賣了賣了新絲更栽桑桑
栽還似去年長豈知城中苑囿花壓牆朱樓旭日映紅
妝不識桑樹有羅裳

漁

三月桃花浪暖初隔谿人問有漁無回言未納官租稅
不敢私將網下湖

樵

妻出丁家夫轉聽采薪須束擔頭輕夜來雨過蒼苔滑
莫向巉巖險處行

耕

邨北邨南叫杜鵑
蓑披春雨柳含煙
不辭辛苦秋成熟
會見黃雲遍野田

牧

細雨空濛煙草稠
相呼相逐過林丘
回來莫向山邊去
昨夜前邨虎食牛

落花呈王如山監簿

滿地飛花錦作堆
休言落後不如開
愛渠不逐波流去
自在陰崖覆綠苔

以上安洲詩錄

高士潘聲甫先生音

兩浙名賢錄潘音字聲甫新昌人

按當云天台人

幼聰敏強記

能文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匡山事卽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歎益以事元爲恥日惟杜門讀書談道多所自得後因訪弟元甫於義烏因往從草廬吳澄學泰定閒澄以薦召欲行音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所著有待清軒橐元詩選潘音字聲甫天台人生十歲聞崖山之變昏迷不食者累日長而絕意進取衣服禮節皆仍宋時之舊撥野蔬以自給或勸之曰夷齊尙矣陶靖節心雖爲晉未嘗不食粟奈何自苦乃爾於是躬耕世田十餘畝非

其力不食也築室南洲山中扁其軒曰待清至正三年
詔徵天下遺逸廉訪使檄贊之行固辭嘗歎曰泉石膏
肓非其時莫可療也乙未歲卒年八十有六

按乙未至正十五年

也生於宋咸
淳六年庚午

宋元學案隱君潘待清先生音字聲甫新昌人

按當作天台人

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卽潸然涕下及長
讀夷齊傳擊節憤歎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
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
隱居

風雅遺聞潘高士聲甫音生宋末以祖父世受宋恩衣
服禮節終不改由天台避入南洲山中作詩多寓感慨

題待清軒云寤寐祇思晉幽沈迴避秦志趣顯然可見矣

遺書

讀書錄存遺書卷

計六十一則皆講學切要之語也今全錄之

潘氏曰學者讀書不明倫喻義雖日誦數千言於身何益利祿牽引人若不以剛果之心立時斬斷畢竟被他引去學者入門心裏必須想個樣子要作聖賢方能去學聖賢事若逐隊過日終無成就學者不必日誦讀只養得此心寧靜如明鏡止水發之文辭道理自然透徹養心之功莫先於敬敬則心有主而無妄想心體自爾虛明或問子思言率性之謂道邵子謂

性者道之形體。說何如曰。邵子把道字當一理字看。如子思說得無病。子思說入道之功只在慎獨何等。淺近而達德達道。尤經三重位。天地育萬物之理。又無所不包。可見道本立原而學不可徒務其博也。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非今人不能只是務名之心。有一毫種子便是爲人。聖人教人爲仁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人心也。心既欲之。何患不至。爲善要識爲善的機關。見人之善而慕之。見人之不善而惡之。此便是機關。從此關開去。不使窒塞。自然入欲去而天理復還。古之學者學其所以爲人。今之學者學其所以爲己。此古今學術公私之別。聖人不是生成的。如孔子也好古敏。

以求之 爲學要勇子路闖斯衍諸便能升聖人之堂
子夏篤信聖人反出見紛華而悅 知行雖說不可偏
廢然識得方能行得若識不透行之未免有窒礙處子
夏賢賢易色 三章不過是要人力行意思 學者作事
看得道理自合如此作便作去鮮有失處若三思而行
反惑矣 伯夷叔齊只重君臣之義文王以服事殷故
歸之叩馬不從遂甘於餓死 孔子商羊萍實之對皆
前知也子張悟得此意問十世可知孔子又以因革損
益言之畢竟不肯說破 孔子作春秋特嚴夷夏之辨
蓋逆知其流之至此也故曰履霜堅冰至 惻隱是仁
之發用孟子以此名仁何等喚醒人心又曰乍見孺子

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能把此心充廣便仁不可勝用學者看到這樣言語須潛心體認孟子稱亞聖其初只在收放心學者不必他求孔子是生知的聖人論爲學工夫渾然如孟子收其放心與夜氣之說皆是他經歷過來說得人覺悟可下手作或問存養之功何如曰操則存是存也使自得之是養也操可也操之太甚便是強制自得可也有意於得便是助長其要只在主敬便無二者之病心是靈的物存心只要他惺惺不昧性是善的物養性不要他戕害本體或勸之著述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言先儒著述備矣吾惟時習之以求吾所性烏用註腳爲也學問之功

務要自得自得在循序以漸求之耳若鹵莽作工夫未免隨得隨失曰學者入門工夫不可言類作去須要識得自己病處從病處克將去漸漸自入規矩世之論人者只據古人之事品評今人不知古人未必盡賢於今人今人不必盡不如古人只觀其心術邪正而已夫今之氣化與古不同今人有六七分好處也可同古人看了故曰古人惟恐其好名今人惟恐其不好名也學者要變化氣質氣質沈靜則漸漸開明用功有益如自以爲是的人那能潛心去學學者平居本等該作的就依理作將去便是道學對人說道學便不是了蘇爲人只要心虛心虛則無事不好作揚子雲法言王

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的言語我看他道理也未透悟
雖描得個影子那得倣聖人 周子通書太極圖說酷
似繫辭觀他氣象語言聖人體段已具橫渠還有未純
處 伊川見人靜坐每歎其善學此程門主靜工夫心
中自有個主宰非徒兀然槁木而已 橫渠論性而兼
氣質之性元晦謂其極有功於聖門此言未是蓋性卽
天所命之理說性便本善而無惡氣質只是氣豈有理
氣相雜而可謂之性也大抵人之有善有惡者氣稟所
拘更不可著在性上去故孟子始終只說性善蔡按既謂之性
卽指落於氣質之中者言非復天命本然之理矣故
孔子第言相近而復分上智下愚亦兼氣質言之也
游揚爲程門高弟定夫德學政事遠絕於人龜山出處

一節雖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終是強護他短處也

羅豫章見龜山先生後曰幾枉過了一生遂潛思力行盡得其傳學者能如此勇猛向進聖賢地位何憂不到

胡康侯以季札之讓爲亂階據春秋名札之旨也蓋

立嫡以長先王已亂之道兄終弟及謂兄弟之無後也當時壽夢立札而札果立焉則光必以弑僚者而弑札

矣札之讓正所以已之而猶不免於亂況不讓乎孔子

書名非貶之也峻防也不可以此而病札

蔡按峻防言峻夷夏之防

爲人不必一蹴就到聖賢但能轉個頭來作事便好

如張橫渠是個樣子朱子看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

故體認精切非人之所及或問朱陸之學曰子靜學

得其大元晦務在細密處講求人謂其禪寂支離皆非也其本原並無可議子靜天資高合下便從源頭作起元晦固穎悟卻從造詣上作工夫故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別其後亦皆歸一了要自鵝湖會後各從切磋中得來王荆公初要作聖賢事業後來作得甚齟齬只是不先義利之辨臨川吳先生論楚屈原韓張良漢諸葛亮晉陶淵明皆不忍故國之亡猶篤守君臣之義且說得極是光明臨川吳先生學術近世儒者皆不及獨不明孔子赴公山佛肸之意耳爲學不可銳進亦不可無常心無常心則閒斷而前面工夫皆無益矣君子爲學須先識得源頭不差然後一節一節作去

出處動靜語默取與皆得其當 靜涵天下之理則無
體動妙天下之感則無用無體無用則神化合一而君
子之道全 爲學要立志志不立則易遷 君子出處
不可不正出處不正雖有學術終成不得事如揚雄之
美新徒貽譏後世 人心有覺悟處方能改過向善若
茫然罔覺焉能有進 忙中遇事不可踟躕靜以待之
自然少失 張良輔漢誅秦蹙項平定天下卽辟穀從
赤松子遊先儒謂其有儒者氣象若非圮橋挫其英銳
焉能有成此固天所以助漢亦良忠義有以感之也功
成辟穀信非儒者不能 漢高謂安劉必勃此言後來
特偶合耳那時北軍右袒恐重厚之勃畢竟無能爲也

溫公以文帝誅薄昭爲當而明道謂宜議親較情與法耳不知文帝寬厚之主以柔道理天下此亦仁者之勇若無此十節未免優柔不斷奚待平帝而後篡哉

史稱文帝有刑措之風觀其憫緹縈之代父而除肉刑恐非明刑弼教之比 子陵之不屈固難光武容其加

足於腹尤難故曰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 東漢永元以來多賢人君子而不能致天下之治者徒知勵名節而無撥亂之才反爲宦戚所害耳 予觀程史未嘗不掩卷流涕姦臣嫉賢誤國何一至此極也 岳武穆以五百兵破十萬之眾遂甌兀尤之膽非書生叩馬一諫宋鼎幾復矣萬世於檜應

有餘恨也 人言陸秀夫何窮蹙如此予謂國運至此勢已莫為然寧蹈海而不書降表較之歷代亡國其忠義之氣猶當與日月爭光

遺詩

四庫全書總目待清遺藁二卷宋潘音撰音字聲甫天台人自咸淳之末遭逢世亂即隱居不仕題所居曰待清軒入元以後仍隱遯以終其集舊無傳本明嘉靖閒其後人從敗麓中得遺藁屬徐雲卿校定而序之詞氣頗涉麤率未知果音之手蹟否也

按宋亡先生止十歲入元以後始題其軒

日待清總目稍誤

有所思

中心有所思，蹙損雙蛾眉。美人竟長往，使我歎離居。寂寞就孤枕，強眠誰得知。夜深清露重，飛夢欲何之。覺來日遲遲，分照上羅幃。妝臺理雲鬢，種種盡成絲。

山中寄友人

我來臥白雲，潭影清華髮。經歲無稻梁，侵晨采薇蕨。峰頭天籟鳴，隴上樵歌發。還擬醉濁醪，與君弄山月。

悼楊侍郎

屈指漢遺老，如君復幾何。鳳池冠劍近，鈴閣典章多。國已成禾黍，人還隱薜蘿。那堪川上水，東逝乏迴波。

南洲丁氏草堂

仙客棲真處，衡門枕曲流。地偏二島接，天迴萬山浮。匣

劍星霜久函書洞壑幽忘機對鷗鳥華髮老滄洲

山居阻雨

霏霏風雨暗郊原有客含悽獨掩門山鬼嘯雲移峭壁
獨龍將海浸孤邨愁來自灑青楓淚戰罷誰招絕漠魂
繭足空齋無一語不因岑寂怨黃昏

眞覺寺訪蔡上人

爲尋支遁訪禪關趺坐觀空出宇寰淨土無塵勞白拂
天花如雨落青山龍歸寶座香雲滿鶻繞經臺佛日閒
誰謂陶潛偏嗜酒從今蓮社未應還

聞鷓

子規聲切月輪斜起望諸陵憶漢家婦女尋芳渾不解

黃雲爭插杜鵑花

羽南張孝翊先生羽

赤城新志張羽字孝翊黃巖人號羽南永樂初詔徵天下文士纂修大典孝翊預焉書成將授官以母老乞歸養卒年八十有五所著有掬清集

羽南張先生墓誌銘

祭酒安成吳節撰

赤城後集

徵士羽南張先生以宣德庚戌夏終於正寢葬已宿草其子堯懼先德之湮泯無以稱追慕表揚之義乃齋同邑教諭盧先生行狀來徵銘將追而納之壙子嘗忝以科第竊祿詞林從元老諸公遊每暇日論及纂修事能以恭勤爲本者必及羽南先生然亦未嘗不惜其甘守

恬退而未底顯榮蓋君子而負大雅明哲之操者也耳
聆既久莫獲識其後人余塲以父銘爲請此正予所景
慕於疇昔者奚以之辭爲按狀先生初諱輔字廷翼後
更名羽字孝翊始祖潮自閩徙溫郡永嘉之張溪七世
祖伯四府君繇張溪再徙台之黃巖土鼓里曾祖諱日
炎號石窗祖諱俊封從仕郎江浙行宣政院都事祖妣
阮氏封宜人父諱思濟仕元浙東道元帥府都事妣王
氏封宜人先生坐而天資凝粹警敏自幼頭角嶄然出
羣兒右十歲能屬文稍長侍父遊宦四明從主一吳先
生講究詩律大有所得深爲同門士友所器重江浙等
處符中書省員外郎燕公敬一見先生奇之遂妻之以

女燕公爲時聞臣所交多鴻儒宿學先生皆獲親炙以
增益所未聞自四明歸復從觀成黃先生均疇陳先生
授書春秋三經擬發身取進士第阻於親老留戀膝下
不能去性雅好理數於易參同契陳希夷邵堯夫諸書
皆窮探深旨自名其室曰月窟前太史金華宋公爲之
記永樂初詔徵天下文士近臣首推先生比至宣入文
淵閣纂修大典書書成例得授官先生以母老力辭歸
養未幾復被旨令館食詞林校勘書籍暨封上復以終
養懇請於朝許之及歸無復時事每溫清定省之餘惟
深衣幅巾逍遙泉石賦詠以自適而已鄉人見者咸以
張神仙呼之先生頷之曰然先生爲人內明外直動止

有樣言論成章人有不善輒面折不少貸其爲善者則稱揚之不釋口故人皆無怨言賓朋萃止卽歡洽傾倒不計家之有無人有急必盡心爲之扶持事已有酬以禮者卽卻不受女兄有夫亡子幼者則爲之經紀友人
有被辟而不能上進者則出資爲道費宗族昆季有家貧不能自給與喪葬不克舉者先生必捐粟以爲助其爲義之心類多若此所爲詩咸清新俊逸下筆若不經意而士林自相傳誦以爲難得今存三百餘篇題曰掬清集以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歿於家享年八十有五先娶燕氏早卒再娶濮州范縣縣丞陳映供女皆有淑德懿行子男五人長乾籥爲縣庠生次日玄湛玄蛻

玄塲忤陶乾籥玄蛻皆先卒女三人長適王宜湛次沒
次適童嗣泳皆士族孫男十有三人辟覲僑壬丙禩丁
恩遐邇庚其晁孫女五人以是年九月乙酉葬於三童
鄉建平里東山之原予聞盛德之士不在其身則在其
子孫先生以該博之學純誠之行兩承召命有纂修校
讐之勞是宜列職顯要安食天祿者矣乃惓惓焉以孝
親爲辭歸老田園今子孫眾多詩書禮樂之澤益大以
繁豈非天之報施雖未及其身而其豐厚者乃在其子
孫也與是宜爲之銘銘曰

維張之先從閩邦歷温徙台流慶長祖封禰顯勤贊襄
先生赴徵際明良校讐盡發金匱藏書成拂衣歸故鄉

欲效辟穀張子房天根月窟樂且康掬清之詠何琳琅
年登期頤師仙方有美孝子瘞冠裳追書安靈封高岡
赤城霞彩生微茫毋乃潛德發幽光儲祥衍瑞百千載
雲初奕葉臻歸昌

同治黃巖志張羽字孝翊鼓山人所居在羽山之南遂
號羽南原名輔字廷翼號冲陽子以月窟名其室宋景
濂爲之記元浙東道元帥府都事思濟子也少從父在
四明師無爲吳志淳行中書省員外郎燕敬奇其才以
女妻之長從黃觀成受經學問該洽事母至孝洪武時
以親老不受辟永樂初詔徵天下文士以參修大典羽
預焉書成將授官仍以母老辭歸幅巾藜杖逍遙泉石

聞人以張神仙呼之卒年八十有五著有掬清軒彙從
祀鄉賢祠

月窟記

明浦江宋濂景濂撰

宋學士全集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
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温火寒周流密
絛莫究端倪冲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頤
氣貌充甚謁入揚袂言曰月窟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
西歷月窟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
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
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
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窟所以志之

予曰陰陽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構精
六子乃疑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
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逍遙是謂三一之真
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冲陽子
曰二氣之精互爲其根房日之免畢月之烏取象表徵
指意甚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張子
何見之拘也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尙有所遺也人身之
中有元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縣枝葉扶疏
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眾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
光內朗蓋以無爲而得無爲而成孰火能爲其候孰鼎
能爲其鑪孰藥能爲其材我皆不得而知也假形託物

著於丹書顛倒錯亂自漢已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搖露初滴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則子之說爲當矣冲陽子喟然而歎曰道有精麤象分內外非麤不足以別精非外不足以形內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元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遂揖而退子送至庭外冲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窟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窟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

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子惡能知之。君當問諸庖犧，沖陽子曰：唯沖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爲字，台之黃巖人，蓋有道之士也。

遺詩

靜軒爲刑部楊主事尊人賦

平生心似水，投老竟辭官。地僻無人到，雲深只自看。白知新髮短，青覺舊氈寒。且喜無迎送，焚香坐閉關。

送鄔尹占之長沙谷府教諭

送子長沙去，春深花正殷。莫辭征旆遠，且得曳裾閒。夜聽三湘雨，朝看五老山。漢廷思賈誼，不久召當還。

次施彥器先生見奇韻

幽居僻似浣花邨野老山翁日過門古木蒼藤迷遠近
黃花翠竹共朝昏雲生石榻寧知冷酒熟山瓢不厭渾
醉裏自知天地闊陶然誰與話眞源

送方鳴錫公子還京

劍花如練氣如虹秋水涓涓兩碧瞳翠杓香浮疏菊露
笙簫聲轉落梅風九霄環佩青雲裏五色煙霞紫禁中
此去鷗盟君莫忘依依羅屋水雲東

題烏根趙仲維雲林隱居圖

山人高居聊養拙松底結廬清且幽隔谿綠樹半爲雨
滿地白雲無數秋采藥每經山北谷解纓時濯澗西流
年來雅抱林泉趣長日披圖生遠愁

題既雨雲林圖

雨過蒼崖溼雲收綠樹涼草堂人不到流水自斜陽
水闊波光淨樹深涼氣浮秋風蘿屋底坐對滿林愁

題詹叔正扇面竹

水落瀟湘秋意長湘如清淚溼衣裳夜深聽罷雲和瑟

明月滿天風露涼

以上三台文獻

雜言

蜀巖好沈冥日食止百錢卜筮人所輕久之操彌堅君
子有所貴乃不在當年百世有知音何必鍾期然子雲
太區區譽之公卿閒卑哉成都尹乃欲吏高賢豈無王
侯貴欲言不敢言斯道誠兩得永爲後世傳

三台詩錄

柏山八景爲王廷温賦 八首錄三

蒼髯幽壑底天籟發長林自按無弦調冷然太古音
松鳴

彈琴

三月谿南雨新波拍石梁洞門深不瑣流出落花香
榆橋

春冰

晴空玉蟬竦倒影碧潭深界破青山色高懸千萬尋
唐谷

晴虹

舊志

隱君高南郭先生紉

余德

臨海縣志高紉字士潔號南郭隱於小固山復號固山
樵者祖恩號牧菴嘗舉才德弗應而與陳用拙胡倥侗
輩十有八人結詩社自娛一時高之呼爲十八學士南

郭承家學敦古道澹然無希世心嘗自詠云天應許我
飽藜藿夢亦無心上廟廊宏治改元郡守葉贊欲舉以
應詔辭不就郡守陳相請副謝方石修郡乘督學徐蕃
劉瑞聞其賢躬禮其廬平生面折人過而與善如弗及
閔人窮困而一簞一褐樂之終身年六十九而卒正德
六月郡守顧璘立石表其墓天台夏鏞所著有文公台
七日寓錄義靈梓編赤城人物志晤後錄南郭子及詩文若

平卷今祀鄉賢

謝鐸赤城新志跋初六縣各以其志來上無慮百數十
卷諸家又以其文與詩來者數實倍之而其勢未已堆
案山積衰病之餘茫無下手太守公乃命布衣余秋厓

德高南郭紘檢閱參校以相其役遂開局於方巖書院
凡再歷寒暑而功始告成焉

祭南郭伯父文

家君命作集節錄

金賁亭撰金一所先生按一所本姓高晚始復姓

金

維年月日弟某寓維揚遙命從姪明具潔牲清醑之奠
昭告於伯兄南郭先生之靈吾父所生惟吾二人既長
且老居處攸同今偶來茲土遂成永訣嗚呼痛哉兄懷
德弗仕居貧不戚行孚鄉井名在搢紳經史滿案子孫
環側悠然長往靡所遺憾嗚呼兄之賢豈直吾家之所
難兄之亡豈直吾手足骨肉之所傷慟悲號已哉

按南郭弟

名紘一所教授
維揚迎養官署

北行辭南郭伯父

金賁亨

一所集

楓落清谿幾樹丹
露花吹面曉光寒
江湖憂切夢先到
林竹風清興未闌
樂在陶鎔寧敢忘
別於骨肉倍應難
長橋匹馬頻回首
翠律層崖是固山

遺文

書楊節婦事

注台文獻十三

節婦張楊子邦潮配也在室爲父母所愛欲擇佳婿至
二十六始得邦潮乃字而歸焉邦潮堅志苦學至嘔血
病亟執節婦手目及黃口女泰奴男應茂節婦拊膺泣
下曰妾終身惟君之命是承耳遂不起節婦治喪殮奠
晨夕哭不輟聲自接居以來足跡不躡廳屏外日惟訓

迪女經子書有小愆輒繩之至今年近七旬嗚呼若節婦者斯世豈多見哉吾知其心魏惠王照十二乘之珠也其身蘭相如歸趙之璧也其家成周太平之六典九式也嗚呼若節婦者斯世豈多見哉余嘗爲應茂傳者數年稔知懿行應茂震器鏗來請紀爰書此以歸之後之君子必有秉昌黎柳州之筆者爲立傳而垂諸不朽

云

按震器鏗蓋應茂長子名鏗也

余秋厓遺文

按余德字宏德一字存敬號秋厓黃巖羅洋人舊志無傳

弔節婦文

井序

赤城後集

子族兄鑾娶椒江龔氏合昏未幾兄渡河溺死龔極哀
毀屢尋死路而未得父母強之以歸竟自盡士林哀之
而弗能劓銘以表墓當道知之又不能借力以表閭予
哀其節遂作文以弔之

亭毒運化兮人物流形噫節婦之獨得兮旣淑且貞鳳
偶旣諧兮芹泮之英燕爾未幾兮薄澣歸寧豈夫君之
渡河兮遽溺而死嗟節婦之聞訃兮肝裂心崩匍匐屢
絕而復甦兮抱夫屍而誓不獨生舅姑保之惟恐不能
父母強之以慰深情其哀毀愁餓兮萬狀竟甘心埋魄
兮九京椒江風濤兮驚唬羅川霜月兮突出悲麗玉之
筵篋兮怨湘靈之瑤瑟節挽南渡之忠魂清弔西山之

餓骨吁嗟乎精純天質妙契人文直舍生而全節兮庶
報稱於夫君牝貞通春秋之大義誓死掃變風之穢昏
於是昭清風之白日霽蒼梧之愁雲生氣凜乎閨闈幽
光瑞乎寒門何封章之未上兮慨明珠之淵淪藐予辭
之罔宣兮惟貞名之永存

白學統卷一